“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理论逻辑、未来影响与中国应对

王建洪，曹 冲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绵阳 621010）

摘要：“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带来的冲击预期将在其1.0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对这种冲击应当从战略重塑角度加以重新认识，并提出全新的应对之策。理论上看，“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不但有“特朗普经济学”为其提供系统的思想基础，而且得到“全球主义”在美国失败后期望变革的广泛民意支持，以及AI（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为其提供的颠覆性现实条件，因而本质上是为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再次提升美国全球领先竞争力而实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大调整。该战略重塑过程将在保证“美国优先”并严重冲击现行全球贸易体系的同时，促成相对不利于中国的世界贸易新格局。据此，中国亦应当从战略上，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引领，重点围绕AI强化自主创新，面向“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大院低墙”，以及基于中国关键需求重塑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以应对美国的技术围堵、经济脱钩和贸易封锁。

关键词：特朗普2.0；世界贸易格局；战略重塑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5－0010－07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第47任总统，美国进入“特朗普2.0”时代。基于“特朗普1.0”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特朗普2.0”又将给世界和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其常用的关税战略和出口管制战略而言，在新执政班子愈加极化的情形下，该类战略的再次实施又将怎样重塑世界贸易格局？在这种重塑的贸易格局下中国将如何有效应对？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在当前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外贸形势下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从理论上看，学者们前期从中美贸易战角度审视的美国关税和出口管制战略[1-3]并未有效体现美国世界贸易格局重塑的战略全貌；从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审视美国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4-6]，亦难从根本上揭示该战略实施的动力和目标。从实践上看，美国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从“特朗普1.0”时代便已开始实施，预期将在“特朗普2.0”时代趋于成熟。基于该战略在实施中对中国带来的深度影响[7-9]，只有从根本上深刻把握美国系统实施世界贸易格局战略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可能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才能为中国寻找到更为有效的应对之策。

1 “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战略重塑的理论逻辑

1.1 战略重塑的思想来源：“特朗普经济学”的提出与系统化

许多观点认为，“特朗普1.0”以其所谓不可预测的“交易策略”将美国引向逆全球化进程[10-12]，进而实施所谓“关税战”“贸易战”和出口管制等政策。但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2.0”的到来，上述“战争”和政策将再次实施，程度也可能更为激烈；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想要实施的并非各类“战争”与政策本身，而是由其作为主要工具，且相互协同配合形成的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为从根本上把握该战略，并寻求系统应对之策，必须首先从思想根源，即“特朗普经济学”[13]来厘清其理论逻辑。

“特朗普经济学”伴随“特朗普1.0”而产生，并将在“特朗普2.0”时期趋于成熟和系统化。从理论上看，“特朗普经济学”可概括为关于特朗普治理美国经济一系列思想和政策的总和，其核心思想在于，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根本指导方针，以国际

收稿日期：2025-09-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GL213)

作者简介：王建洪(1971—)，男，四川绵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曹冲(2000—)，男，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适度收缩,国内“强筋健骨”为总体战略,对美国经济体系实施系统转型升级,强化“美国制造”,从而恢复美国在世界绝对领先的综合实力,在有效促进国内民生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能力。具体而言,“特朗普经济学”由 3 部分组成:①将“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终极目标和总体方针,用以指导各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②总体战略上的国际收缩和国内扩张,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因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国际责任而掏空美国经济、民生,影响其长远福利和国际竞争力的传统战略,将政策重点放在国内,放眼长远,引导资本回流,强化基本建设,增强国内实体经济,从提高就业和收入角度改善民生福利,最终从根本上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③具体政策上包括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能源独立、促进制造业复兴等为重点的产业政策;以降低企业、家庭所得税,放松金融监管,实施弱美元等为重点的财政金融政策;以提高关税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对中国实施科技出口管制,退出全球多边贸易协定,推动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贸易谈判等为重点的贸易政策;以及打击非法移民、保护国内就业与收入的移民政策。可见,“特朗普经济学”的核心内涵在于强化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并从根本上对美国经济体系进行系统改造升级,以最终实现美国“再次伟大”的宏大目标。基于以上分析,将“特朗普经济学”定义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以对内实施减税与放松管制、对外推行保护主义与双边贸易谈判为主要政策工具,旨在通过推动产业回流与“再工业化”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目标、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体系。

1.2 战略重塑框架:如何保证“美国优先”

从特朗普第二次竞选美国总统前后的相关表述来看,“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塑战略已基本成型。该战略围绕“特朗普经济学”倡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展开,以“美国优先”为根本原则进行政策设计,具体涵盖 3 条路径:①优先保障美国利益的贸易规则体系重塑,即通过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贸易框架,以实力为后盾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或“小多边”贸易体系,为优先保障美国利益提供优越的制度条件;②以优先促进美国经济改造升级为目标,强化贸易工具与配套工具的协同运用,即以提高关税为主要政策手段,配合国内降低税率、弱化美元价值等重要财政金融政策,促进资本、技术和产业回流,提高“美国制造”竞争力;③以有效保障美国持续领先为目标,将中国作为关键竞争对手构建贸易战体系,以阻止中国经济全面超越美国。该贸易战体系主要包括 3 部分,即强化以“小院高墙”式出口管制为核心的高科技战、以高关税为核心的贸易战,以及以美元-人民币国际支付力争夺为核心的金融战等,逐步将战略目标从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向实现中美“竞争力平衡”,甚至向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方向转变。上述 3 条路径相辅相成,相互配合,以从总体上服务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实现。

1.3 战略重塑的社会经济基础:“全球主义”在美国的失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引领掀起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这轮浪潮的初期和中期,美国主导制定的各类多边贸易规则体系让美国深得其利[14],各参与国也普遍受惠,并得到快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浪潮发展到中后期,由于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下出现了更有利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趋势,且在较长时期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资本全球化布局越来越脱离其本土,导致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基本建设滞后,就业与收入保障受到严重影响,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从而引起了世界以及美国精英对“美国衰落”的普遍担忧[15-16],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巨大的反全球化浪潮。客观上看,特朗普以“铁锈地带”为根基,两次当选美国总统便是这种反全球化浪潮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是“全球主义”在美国失败的必然要求[17],在美国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基于美国社会经济在“全球主义”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影响,民众的反全球化浪潮在国家政策上表现出了“逆全球化”特征[18-19],这些特征在“特朗普现象”[20]和“特朗普冲击”[13]的讨论中得到了较充分的反映,并构成了“特朗普经济学”提出的现实基础。因此,在“特朗普 2.0”时代,对美国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的理解,不能仅从特朗普“反建制”“不可预测”的个人特征来看待,也不能仅从“特朗普 2.0”执政团队的极化现象来审视,而是应当从“特朗普经济学”产生的、以“全球主义”在美国失败引起反全球化浪潮的社会经济背景,来深刻把握其产生的必然性。

1.4 战略重塑的技术条件:AI(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失效

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下,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与

资源配置有利于为全球提供最大福利，并促进参与国的共同发展。然而，经济全球化也导致美国传统产业、资本的大规模流出，以及以美国技术为支撑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这一趋势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实体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美国民生福利、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因此，“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其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在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经济全球化框架下，美国能否通过“退群”“断链”等贸易保护手段来有效实施其国内经济体系的改造升级？

客观而言，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运用，使大规模无人化生产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此趋势下，美国大规模发展现代制造业将不再受到人力资本数量、素质与成本的约束，美国人力资本的“比较劣势”也将不复存在，因而“美国制造”可以在广泛使用AI技术的前景下大规模推进，实现其经济体系的改造升级。由此可见，AI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不仅为“美国制造”提供了可能，而且为其实施美国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提供了技术条件。在AI技术的支撑下，美国可以以其超大的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其国内投资和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并进一步促进其对外出口，在“三驾马车”加持下，使“美国制造”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对于超级大国的美国而言，其对于世界贸易的独立性和支配性都将越来越强，其他国家对其的贸易依附和利益输送，将是美国在世界贸易格局重塑后期望看到的最终结果。

2 “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战略重塑的未来影响

2.1 对未来世界贸易格局的二维影响

从未来发展角度看，“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塑战略，将从冲击现行全球贸易体系和促成新全球贸易格局两个维度，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2.1.1 促使现行全球贸易体系向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转化

现行全球贸易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虽由美国主导形成，但在进一步发展中偏离了美国的控制，对美国产生了不利影响，因而在不能重新掌握其发展方向和有效保障其利益的情形下，“特朗普2.0”极有可能会打破该体系，并重建受美国有效控制并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体系。现实中，美国退出各种多边贸易组织的行为便是实施其重塑新体系的战略体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虑美国对世界的经济技术贡献，以及军事政治影响，美国退出后，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将难以维持，走向崩溃并向其他贸易体系演变将是大势所趋。

从现实来看，现行全球贸易仍然具有强大需求，美国的退出虽然使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趋于解体，但在存在共同贸易需求的国家，仍然会以区域多边贸易组织[如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或区域多边贸易体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将以世界贸易格局重塑之机，独立与其贸易的国家建立一系列双边体系；同时，美国亦会从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角度，以美国盟友为基础建立一个完全受美国控制、保护美国利益的小多边贸易体系或机制。可见，无区别的全球贸易体系在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下将不复存在，全球贸易将走向分化，并逐步形成若干多边贸易体系和双边贸易体系共存的世界格局。

2.1.2 链上国家对美国贸易形成深度依赖与利益输送

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塑，会在新构建的贸易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根据特朗普本人，以及“特朗普2.0”执政班子主要成员的相关表述，美国期望的贸易格局将由3部分组成：①以强化“美国制造”为目标的美国能力优先体系，即通过重新构建有利于达成上述目标的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使这一体系受美国控制，以强化其国内制造能力，并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能力；②以最大化美国利益为目标的利益优先体系，即以美国现有实力为基础，通过双边谈判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或小多边贸易体系，该体系以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输送模式存在和运行，贸易对象国不能获得平等贸易收益；③以保护美国利益为目标的贸易竞争与合作体系，即以前两大体系为依托，与竞争国家(如中国)进行贸易体系竞争，同时也在必须合作领域进行以保护美国利益为前提的有限合作。显然，在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下，与美国有产业链和供应链联系的国家，尤其是G7(七国集团，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将与美国进行贸易捆绑，并形成深度贸易依赖，对美持续的利益输送是这一体系的本质特征。

2.1.3 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贸易体系与新兴国家贸易体系的全球竞合新格局

“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塑战略，是

以先破后立和边破边立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在结果上需要保证形成以美国和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或都能够融入上述贸易体系,以金砖合作国家为基础,以中国为主推动“一带一路”形成的新兴贸易体系,以及以东盟(AFTA)、欧盟(EU)、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等为代表的传统区域贸易组织将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实际上将导致全球贸易多极化发展;各大贸易体系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形成全新的全球贸易竞合新格局。

战略重塑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可能呈现多极化竞合格局,并以两条主线展开:①以美国和美国利益为中心形成的发达国家内部竞合贸易关系,以及该体系与其他区域贸易体系、独立国家构建的竞合贸易关系;②以中国为主要推动力量形成的新兴国家多边贸易竞合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区域贸易体系和独立国家构建的竞合贸易关系。两条主线都将会以多边和双边贸易方式推进,并以维护各推动国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高度保护各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此外,作为区域贸易体系,将在保障独立性和维持现行运行机制前提下,试图同时与前两贸易体系保持合作,从而实现各体系及其成员国利益的最大化。

2.2 对中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三维冲击

2.2.1 对中国经济国际化与贸易格局的冲击

“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对中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国际化和国际贸易方面。自 2001 年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从积极加入经济国际化进程,努力拓展外贸关系,发展到现阶段主动塑造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国际化格局和对外贸易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然而,“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不仅将改变中国经济国际化面临的世界格局与形势,同时也针对中国制定了更为严厉的高科技围堵和国际贸易围剿战略,这将给中国造成 3 方面的深远影响:①与传统主要贸易对象国群体的贸易规模将明显缩小,除美国作为中国传统第一大贸易国让位以外,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中国传统重要贸易对象,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和禁售政策的影响,与中国的贸易规模也可能缩小,甚至在美国极端压力下可能与中国“脱钩断链”;②获得发展高科技的一切资源与要素均受到严重外来限制,传统技术创新路径将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③可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对中国“世界工厂”全球地位造成不利影响。

2.2.2 对中国传统对外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

近年来,尽管通过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模式,中国一定程度减少了经济发展的国际依赖度,对外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明显降低,关键能源、原材料的全球采购也实现了多元化,但“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仍将从 4 方面对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巨大冲击:①传统依赖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对象的对外贸易策略将面临巨大风险,在美国高关税政策与国际政治压力下,对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规模与结构将受到明显冲击,具有竞争性与高替代性的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阻力;②传统侧重依赖发达国家获取关键技术、关键零配件和关键原材料的产业升级战略面临失效,美国的出口管制将让部分领域的问题更为突出;③传统依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带动和支持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模式将再难持续,产业链供应链将因美国的制裁随时发生断裂;④以东盟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外贸战略转变亦可能受到严重冲击,在后者主要贸易对象仍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前提下,美国基于“零配件原产地”要求亦可以长臂管辖方式对中国相关贸易进行围剿和封锁。可见,正因为近 20 年中美经济交织较深,美国对中国可以使用的手段也更多,中国在“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战略重塑中受到的冲击也就越大。

2.2.3 对“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

“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本质是中国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一方面体现于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本身,另一方面体现于中国技术的高端、自主、可控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产业升级必须依赖安全和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而“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将通过出口管制和长臂管辖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具体包括 3 方面:①基于知识、技术产生的产业链供应链将受到严重限制,如研究软件、实验设备的禁售,留学生培养、技术交流等服务的限制,境内各类国外研究中心的撤离等;②基于产业升级的关键设备、关键系统、关键原材料和配件受到严格管制,如在高端芯片、高端机床等方面的出口管制;③高科技产品的世界销售受到高关税限制,如对中国电动车

在欧美发达国家销售收取超高额关税，以阻止中国产品进入。此外，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等高科技产品进入亦在此例。可见，“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对中国以“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为导向的产业升级影响将全面而系统，而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则至为关键。

3 世界贸易格局重塑下的中国战略应对

由于“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对中国影响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中国亦应当以全面而系统的思路制定应对战略。应当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思想指导下，以体系对抗体系，针对性地从如下5方面加以有效应对。

3.1 以自主创新应对出口管制，构建以AI为支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支持体系

面对“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战略重塑中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有效的战略应对就是自主创新，面向AI时代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支持体系。尽管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但具象化到未来发展，AI会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部分，因而必须围绕这一核心来构建相对独立的产业链供应链支持体系，以摆脱美战略重塑中的高科技围堵和扼杀。具体而言，可从3方面进行构建：①独立构建新质生产力以AI为核心的知识、技术产生的产业链供应链支持体系，重点包括AI人才的培养、实验设备设施的供给，以及相关的教育、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等；②独立构建新质生产力以AI为核心的技术产业化运用的产业链供应链支持体系，重点包括关键技术、系统、软件的开发，关键设备、零配件与原材料的供给，关键服务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等；③重点面向G7以外国家和地区拓展高科技产品消费市场，树立“中国智造”品牌，塑造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对“中国智造”的消费依赖和情感依赖。

3.2 以“大院低墙”应对“小院高墙”，重点构建以“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为对象的长效贸易机制

所谓“大院低墙”，是中国在应对美国“小院高墙”科技封锁战略背景下提出的对外开放与协作新模式。“大院”是指中国面向“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的广泛、包容、互利的经济合作体系，强调市场开放、资源共享与制度协同；“低墙”则指在合作中设定必要而非排他的安全边界，重点防范核心技术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但不设过高准入门槛或意识形态壁垒。“特朗普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重塑，势必进一步强化“小院高墙”的高科技“去中国化”。据此，中国必须在自主创新，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中国智造”的独特影响基础上，重点向“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以“大院低墙”的方式逐步实施对外经济战略重点转移，并构建稳定、安全而长效的多边或双边贸易机制。

具体路径包括4条：①以“中国智造”独特品牌的塑造，向这些国家大规模供给质量好而买得起的高科技产品为牵引，大力扩展中国产品市占率和经济影响力，其中重点瞄准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消费电子产品、数字基础设施等高性价比优势领域，通过设立“一带一路”联合创新实验室、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和本地化售后服务，不仅输出产品，更输出技术标准与商业模式，系统性地提升“中国智造”的市占率、美誉度与规则影响力。②依托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支持这些国家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改善被支持国的经济发展条件与民生条件，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高中国在所在国声誉。具体来说，优先投资于伙伴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清洁能源、港口物流与跨境交通网络等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改善其经济发展的硬件条件与民生福祉，将中国的资本、技术与工程能力转化为受援国切实的发展红利，以此提升中国作为可靠发展伙伴的国际声誉与软实力。③依托中国庞大市场构建所在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将中国国内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较高，劳动力供给困难的产业向这些国家适度转移。这个过程要注意3点：首先要做到精准筛选与定向转移，建立由国家智库、行业协会与企业共同参与的评估机制，精准识别并动态发布适于对外转移的产业目录（如中低端纺织、家具制造、基础电子装配等），随后通过“国别合作规划”与“投资合作指南”，将这些产业定向引导至最具承接优势的国家（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东南亚，资源加工型产业转向中亚）。其次是需要搭建平台，核心是升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从单纯的土地出租转向建设“一站式产业生态平台”。该平台应集成标准厂房、清关物流、金融服务和法律咨询等生产性服务，并率先推广“中国总部＋海外工厂”的母子工厂模式，以及“中国研发＋海外中试与规模化生产”的功能互补模式。最后是提供政策支持，设立专项的“产业链协同发展基金”，为转移项目提供股权投资与贷款贴息。同时对合作区内返销中国的关键中间产品降低关税，并为参与转移的企业提供出口信保、海外投资险等全面的风险保障。④以稳健的机

制化合作框架为保障,抵御外部政治风险。在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商签与升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推动建立常态化的高层经贸混委会机制、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通过构建这些制度化、可预期的“关系锚”,有效稳定与伙伴国的经贸关系,防止因政权更迭或外部挑拨而出现剧烈波动。

3.3 以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应对“脱钩断链”,构建以中国需求为中心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强迫 G7 国家以打击中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为核心的“脱钩断链”政策,是“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战略重塑的重要组成,因而,如何有效降低对发达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快速重塑以中国需求为中心的关键产业链供应链,是关乎中国国运的重大战略选择。为此,建议从 3 条路径加以推进:①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线,以国内为主阵地,以大力推进国内代表“中国智造”的高科技龙头企业发展来构建新型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促进沿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分工与合作;②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所需关键能源、关键原材料为主要内容,以友好关系稳定的国家为重点,构建多元、稳定和安全的国际新型产业链供应链;③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促进更多国家加入以中国需求为中心的国际新型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使人民币成为促进链上产品交易的润滑剂。总之,以中国关键需求为中心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并非主动与发达国家“脱钩断链”,而是变被动为主动,以我为主,在保证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上,与发达国家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4 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虹吸作用应对美欧市场封锁,强化与区域贸易体系的市场开放连接机制

“特朗普 2.0”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在针对中国实施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基础上,可能进一步上升到“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最终导致美欧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幅度限制。在此趋势下,中国可以利用国内超大市场的虹吸作用,重点强化与南方区域贸易体系的市场开放连接机制,具体可从 3 方面实施:①以“低成本、高品质”为特色,以规模化供给产品零配件方式,构建与面向发达国家生产基本消费品的南方区域市场开放连接机制;②以“中国智造”高科技产品的国际化生产和销售,构建以南方区域市场国家为载体进行全球合作的开放连接机制;③以中国超大消费市场为依托,构建与南方区域市场国家的人民币国际结算机制。总之,零配件的低成本供给、“中国智造”的科技产品引领,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结算,应当成为强化与南方区域贸易体系连接的“三驾马车”。此外,中国亦可以“市场互换”“关税互抵”的机制向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出口产品,最终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再平衡,可考虑的思路包括构建贸易总规模再平衡机制,构建经济合作清单,以及构建市场进入条件的对等公平机制等。

3.5 以市场换市场应对经济制裁,构建中美贸易再平衡机制

尽管 “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塑战略将在市场准入,以及高科技技术和产品出口两方面对中国进行极度限制,但从经济国际化的福利效应看,美国仍然希望向中国市场大规模出口非敏感产品和服务,也希望进口美国所必需的中国商品和服务;同时,从中美总体关系稳定和全球事务治理合作的角度看,维持中美一定的贸易规模也是 “特朗普 2.0”对世界贸易格局重塑战略的必要前提。据此,中国可以市场换市场的合作方式应对美国战略重塑中的经济制裁,以扩大双方可交易产品或服务市场规模的方式构建后续合作,具体包括市场规模对等、产品进入对等谈判、贸易进出口平衡等。总之,中美之间在未来的经贸合作中,既要坚持在体系对抗中寻求合作,又要坚持在合作中寻求利益最大化,尽量使中美经济不脱钩,战略稳定不打破,全球治理合作不断档,从而实现可持续的中美贸易关系再平衡。

参考文献

[1] 李晓. 中美贸易失衡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8.

[2] 刘斌,李秋静.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最新趋势与应对策略[J]. 国际贸易,2019(3):33-42.

[3] 马博,侯乐轩. 小多边主义视角下美国芯片供应链合作机制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6):83-106.

[4] 陈继勇,陈大波. 特朗普经贸保护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J]. 经济学家,2017(10):96-104.

[5] 王玉主,蒋芳菲.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J]. 国际问题研究,2019(4):110-122.

[6] 廖诗评,李芷馨. 应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体系化路径初探[J]. 国际经济评论,2024(5):55-77.

[7] 李超民,胡怡建. 特朗普税制改革取向及其影响[J]. 税务研究,2017(1):42-46.

[8] 李敬,雷俐,林黎,等. 特朗普税改的世界影响及我国对策[J]. 管理世界,2018,34(2):59-67,79.

[9] 周琪. 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及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展望[J]. 当代世界,2021(2):4-11.

[10] 付随鑫. 美国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运动及民族主义的

复兴[J]. 国际关系研究，2017(5)：34-46，152-153.
[11] 王雋毅. 逆全球化？特朗普的政策议程与全球治理的竞争性[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35(3)：102-128.
[12] 徐艳玲，张琪如. 新一轮“逆全球化”本质的多维反思[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2)：76-83，105.
[13] 李巍，张玉环. “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J]. 现代国际关系，2017(2)：8-14.
[14] 朱文莉. 杰作还是赝品：特朗普经济政策及其预期后果[J].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0)：57-71.
[15] 宋国友. 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逻辑[J]. 美国研究，2015，29(1)：54-65.
[16] 钟飞腾. 理解美国南海政策转变的三个维度：霸权衰落、权力转移与美国国内政治[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3)：73-91.
[17] 洪娜. 从“全球主义”到“美国优先”：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的悖论、实质及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2018(10)：48-54，136.
[18] 苏立君. 逆全球化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研究[J]. 经济学家，2017(6)：96-104.
[19] 万广华，朱美华. “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J]. 学术月刊，2020，52(7)：33-47.
[20] 刁大明. “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4)：31-39，63-64.

Strategy of “Trump 2.0” in Reshaping World Trade Structure: Theoretical Logic, Future Impacts, and China’s Response

WANG Jianhong, CAO C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rump 2.0” on the global trade structure is expected to further expand and deepen compared to the “Trump 1.0” period. This impact should be re-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reshaping, and new response strategies should be proposed. Theoretically, “Trump 2.0” represents a strategic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trade structure, which is not only supported by the systematic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rumponomics”, but also gains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for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Glob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disruptive reality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ssentially, it represents a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rategy adjustment aimed at achieving the goal of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further enhancing America’s global competitive leadership. The process of this strategic reshaping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America First,” severely disrupts the current global trade structure, and contributes to a new global trade pattern that is relatively unfavorable to China. Accordingly, China should also adopt a strategic approach by leveraging the expansion of high-level opening-up as a guiding principle and focusing on AI to strengthe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uilding “large courtyard with low walls” oriented toward the “BRICS countries” and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based on China’s key needs to counter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economic decoupling, and trade blockade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Trump 2.0; global trade structure; strategic reshaping